

雁妹子

独幕歌剧

1235.7

16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世 云

题 字：天 池

雁 妹 子

（独幕歌剧）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第1次印刷
84号10100·228 定价0.75元

雁 妹 子

(独幕歌剧)

冬 苗、闻 莺

人 物 雁妹子
爷 爷
潘 强
暴动队员若干。

迟双瞳
秃头太岁
杂教练
尤二瓜。

时 间 一九二七年冬。

地 点 赣南牛吼河旁一个小村落。

〔这是旧历大年三十的晚上。风在吼、雪在旋。远处传来打更的梆子声。

〔一座破旧不堪的草屋，紧靠牛吼河旁。窗口有株红梅，傲雪怒放。屋后是黑黝黝的芦苇塘。

〔幕启，在凄冷的音乐声中，雁妹子纺着棉花。一阵风来，窗吹开，灯灭了。雁妹子伫立窗畔，凝望雪野。

雁妹子 (唱)夜深风紧，
漫天里，只见那大雪滚滚；

四壁悄静，
长堤上，只闻得梆儿声声。
今几个大年三十，
过得好凄冷。（关窗点灯）
昏黄黄，油灯如豆伴身影，
吱扭扭，纺车似诉到天明。
我扳着指儿算，
我伸着颈儿等，
爹爹啊，

为什么不见您音讯？！

〔雁妹子重新坐下，转动纺车。

〔潘 弼上。

潘 弼（唱）陈独秀，右倾投降，
革命人，血流成江，
秋收起义举刀枪，
战旗猎猎飘井冈。
为传达党指示，
哪顾得风似刀，雪茫茫，
飞跃过牛吼河上千重浪。

〔犬吠。

雁妹子（唱）千里堤上有人影，
“挨户团”莫非又进村，
在这风卷雪飘大年夜，
豺狼又要来伤人！

潘 弼（叩门）雁妹子！雁妹子！

雁妹子（吹灯）谁？

潘 弼（压低声音）是我——你大叔！

雁妹子 (惊喜)啊,潘大叔来了!(开门)

潘 琼 雁妹子!

雁妹子 (滚出热泪)潘大叔,我爹呢?

潘 琼 雁妹子,等一等。

[潘琼捡起一把扫帚,把门外的脚印扫去;雁妹子重新点上灯。

雁妹子 潘大叔,您的衣服都湿透了,快烤烤火,吃个馒头吧!
(点燃枯枝,烤上馒头)

潘 琼 (烤火)雁妹子,你爷爷呢?

雁妹子 被“挨户团”拉去打更查堤了。潘大叔,我爹怎么没跟您一同回来?

潘 琼 他到井冈山去了!

雁妹子 井冈山?

潘 琼 (轻声)毛委员带领我们上井冈啦!

雁妹子 什么,是毛委员带领我爹上井冈了!

潘 琼 (唱)毛委员,上井冈,

红旗一举建武装,
拨开云雾见蓝天,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工农挥戈打天下,
山山岭岭篝火亮,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全国人民有希望。

雁妹子 (唱)阵阵风雷震耳边,

万道金光闪眼前,

潘大叔吔——

我好似又看见了毛委员;

一双布鞋一把伞，
一身风霜一身胆，
走长沙，下安源，
如今又踏上了井冈山。
革命的道路您亲手铺，
穷人的心愿您装胸前，
雁妹我，手提梭标跟着您，
海枯石烂心不变。

潘 弼 是啊，毛委员给我们指引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革命有希望啦！中国有希望啦！我们受苦人有希望啦！

雁妹子 潘大叔，您这一回千万要带我到毛委员那儿去。这儿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潘 弼 听说秃头太岁回来了？

雁妹子 秃头太岁投靠国民党，当了乡里“挨户团”的团长，咱村上的迟双瞳也靠了上去。

潘 弼 喔，迟双瞳这老毒蛇又出洞了？

雁妹子 （唱）迟双瞳，杀人红了眼，

村前路上血洒遍，
多少人吊死在树上，
多少人活埋在河边。
仇如海，恨似山，
这笔笔血账要清算，
盼亲人啊望亲人，
盼望亲人报仇冤！（哭）

潘 弼 雁妹子，你别哭。这血债定要血来还！

〔雁妹子和潘弼的谈话，转人低声。

〔迟双瞳手提灯笼，一瘸一拐地从大堤上走来。

迟双瞳 (念)奇怪奇怪真奇怪，

一行脚印河边来，

左一弯，右一拐，

寻到村口被雪埋。(想往前走，又胆颤心惊地缩住了腿；东望望，西瞧瞧，满腹狐疑)

这脚印，费疑猜，

寒冬腊月鬼水来，

莫非“大鱼”进了网，

真乃鸿运高照财路开。

〔迟双瞳吹熄灯笼，战战兢兢摸到门边，想偷听动静。

〔爷爷扶着柳子上。

爷 爷 (喝问)谁?谁在门边!

〔雁妹子听见喝问声，急忙吹灯；潘索手提石锤，站立门边。

迟双瞳 (吓了一跳)他妈的，你瞎了眼，连老子也不认得了!

爷 爷 喔喔喔，是老东家!

迟双瞳 (正想拉一个垫背的)来，跟我进村去!

爷 爷 进村去?

迟双瞳 嘿，查共产党!

爷 爷 什么，查共产党?

迟双瞳 (旁唱)嘴说要查共产党，
心中怦怦跳得慌。

爷 爷 (旁唱)听说要查共产党，
我胸中腾起千尺浪。

雁妹子 (旁唱)听说要查共产党，
满腔怒火高万丈。

潘 驴 (旁唱)听说要查共产党,

豁出命来拚一场。

爷 爷 (旁唱)难道说,党已派人到村上?

迟双瞳 (旁唱)难道说,此人就在他家藏?

雁妹子 (旁唱)难道说,大叔的行踪已暴露?

潘 驴 (旁唱)难道说,他已带人进了庄?

迟双瞳 快,打头里领路!

爷 爷 老东家,你从哪里查起?

迟双瞳 这是村口第一家,自然从你家查起。快,叫你小孙女开门!

爷 爷 (上下打量)哟,老东家,就你一个人出来查共产党么?

迟双瞳 (跟着他往自己身上打量)怎么?!

爷 爷 好,好啊!老东家,我老汉真佩服你的胆量!要是这里查不出共产党倒还罢了;万一真的查了出来,嘿,老东家,你只有一个人吧?

迟双瞳 (色厉内荏)这、这、这怕什么!

爷 爷 老东家,你上有老,下有小,又是这一把年纪的人了!单枪匹马来搜查共产党,不是拿性命当花炮放么?

迟双瞳 (腿软了)你、你、你想吓唬谁啊?(硬充好汉)老子今几个倒偏要查他一查,快开门!

爷 爷 雁妹子,开门!让老东家进来查共产党!

(雁妹子主意已定,对潘驴使一眼色;“哐”地一声,敞开大门。迟双瞳惊退一步。

雁妹子 东家老爷,你当真要搜?

迟双瞳 (拔出手枪)当真要搜!

雁妹子 果然要查?

迟双瞳 (摔去灯笼，扎起衣角)果然要查!

雁妹子 好哇!东家老爷，共产党在咱屋里专门等着你呢!

爷 爷 是啊，别耽误咱穷人的功夫了，快进屋去搜吧!

迟双瞳 (唱)他二人，敞开大门催着搜，

我小腿肚子直发抖，

寡不敌众有风险，

喊破青天谁来救!

爷 爷 我老汉不奉陪了，还要打更查堤，不能误了公务!(转身要走)

迟双瞳 (气急败坏地)站住!你这通匪的窝家也跑不了!

[爷爷站住，静静地瞅住他;迟双瞳被瞧得心慌意乱，如芒在背。

迟双瞳 (唱)挺起腰杆壮壮胆，

先把手枪上了栓，

枪声一响报军情，

看他还能飞上天!

[迟双瞳想要朝天鸣枪，又犹豫不决。

雁妹子 哈哈!

(唱)远水难把近火救，

鸣枪报警也枉然。

爷 爷 (唱)惊来全村庄稼汉，

正好有账和你算。

迟双瞳 (唱)我进退两难满头汗，

胆颤心惊要翻船，

好汉不吃眼前亏，

收下篷来把舵转。

待我调来“挨户团”，

叫你们蛤蟆蛙子一线穿。

爷 爷 老东家，我们等你进去搜啊！嘿嘿嘿……

迟双瞳 算了，算了，都在我眼前了，算搜过了。哎，我不相信别人，还能不相信我家四十年的老长工吗！我刚从乡长那儿吃了年酒回来，也不过顺便弯弯，你千万别多心。这叫“官差不自由，不得不应酬”。（呵欠）……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守岁去喽！（呵欠连连，下）

雁妹子 呸，一脸骡子毛，还充什么马王爷！

〔爷爷、雁妹子进屋。

爷 爷 雁妹子，党派人来了？

雁妹子 爷爷，您看是谁！

潘 琼 （迎上前来）老爹！

爷 爷 啊，琼子！我们把你盼苦了！

雁妹子 潘大叔他从毛委员那里来！

爷 爷 毛委员！毛委员，他，他现在哪里？

潘 琼 老爹，毛委员带领我们上井冈山啦！

爷 爷 上井冈山了？——好哇！

雁妹子 我爹爹跟着毛委员，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呢！

（唱）井冈山上有了工农革命军，

爷 爷 （唱）长夜漫漫亮起了北斗星；

潘 琼 （唱）毛委员给咱来掌舵，

红旗一展天地新。

雁妹子 （唱）严冬盼春风，

爷 爷 （唱）寒夜望黎明，

雁妹子 爷 爷 （重唱）毛委员指引革命路，

千山万壑风雷滚。

潘 琼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进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立了举世闻名的井冈山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夺取全国胜利！

爷 爷 对啊，这才是闯出了一条革命的路啊！

潘 琼 老爹，你马上把我们的人召集起来。

爷 爷 看来，这儿已经暴露了，会议不能在这儿开！

雁妹子 去大雁滩！

潘 琼 就是这牛吼河里的芦苇岗？

爷 爷 对，上次暴动失败后，我们把鸟铳、梭标、枪枝弹药都坚壁在大雁滩里。迟双瞳这老毒蛇搜索了好几回，都没有得手。

潘 琼 好，马上到大雁滩去！雁妹子，我们头里走！

爷 爷 雁妹子不能走！咱们开会，得放个“眼线”在村口！

雁妹子 对，村里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可以给大家报个讯！

爷 爷 事不宜迟，琼子，快走吧！

潘 琼 雁妹子，你留下，要勇敢、沉着。

〔爷爷、潘琼同下。雁妹子扫去他们的脚印。风吼、雪飘。

雁妹子 （唱）北风呼呼，大雪纷纷，

一阵更比一阵紧。

北风啊，你把亲人的脚印全扫平，

大雪啊，你催发朵朵红梅笑迎春。

但愿那，要紧的会议开得好，

毛委员的指示深深扎下根，

高举红旗上井冈，

握紧枪杆闹革命。

〔雁妹子关门，吹灯，进内室。远处隐隐传来犬吠声。

〔迟双瞳带领“挨户团”团长秃头太岁上；后随栾教练、尤二瓜。

秃头太岁（念）我正把那牌九推得哗哗响，

忽报河西下来共产党。

迟双瞳（念）这一带，本是你我心腹地，

怎容得，一把钢刀插胸膛。

秃头太岁 搜！

迟双瞳 团座，就是这一家嫌疑最重。它临近村口，又紧挨河边，刚才灯火未灭……

秃头太岁 好，就从这家搜起。栾教练！传我的令：包围全村，挨门逐户，悄悄搜查。抓住活口，老子有赏！

栾教练 是！（跑步下）

秃头太岁 双瞳兄！

迟双瞳 在！

秃头太岁 你我虎穴拿虎！

迟双瞳（心有余悸）可是，……我们就这几个人？

秃头太岁 凭老子这杆盒子炮就够对付的了！

〔秃头太岁破门而入；雁妹子出来，被他一把抓住。

秃头太岁 谁？呸，一个小毛丫头！（放了）

迟双瞳 雁妹子，你爷爷呢？

雁妹子 不是给你们抓去查堤了么？

秃头太岁 喂喂喂，你家谁来了？

雁妹子 什么？

迟双瞳 装什么糊涂！团长问你，刚才谁来了？

雁妹子 喔，刚才你东家老爷来过。

秃头太岁 胡说！

雁妹子 不信，你们问他嘛！

迟双瞳 哼哼，我不亲临勘察，怎知你家有贵客啊？哈哈！

秃头太岁 妈的，你这小鬼丫头，竟敢在我太岁面前耍手段！

（唱）你真神面前休弄鬼，

看看我是谁？！

你家若是无客来，

为何你，深更半夜还未睡？

雁妹子 （唱）今夜本是年三十，

家家户户要守岁！

迟双瞳 （灯笼照到一堆灰）哼哼！

（唱）你家若是无客来，

怎舍得，烤火取暖满地灰？

雁妹子 （唱）雪寒夜长衣服单，

床上没草也没被。

秃头太岁 （唱）你家若是无客来，

烤着的馒头又给谁？

雁妹子 （唱）爷爷打更守堤挨饥寒，

难道吃个馒头也有罪？！

迟双瞳 （唱）你家若是无客来，

长堤上，怎有脚印好几对？

雁妹子 （唱）大堤朝天千人走，

谁知他是哪一位！

秃头太岁 大胆！

（唱）脚印明明通你家，

我网中的雀儿还能飞！

雁妹子 （唱）雀儿落网你快抓，

何须对我再发威？！

迟双瞳 (唱)量你吃了豹子胆，
小小年纪好利嘴！

雁妹子 (唱)穷人生来骨头硬，
钢刀架头不下跪！

秃头太岁 少废话，把灯点上！

雁妹子 油没了！

秃头太岁 (吼叫)你说什么？

雁妹子 (毫不示弱)灯油点完了！

秃头太岁 妈的，尤二瓜，把她看住！（对雁妹子）等会我细细收拾你！

尤二瓜 是！（把雁妹子推到墙角，用枪逼住）

秃头太岁 搜！

〔迟双瞳用灯笼照四角。〕

秃头太岁 共产党先生，我秃头太岁亲自上门来请你啦！

迟双瞳 (帮腔)是嘛，快出来吧！

雁妹子 (唱)满天风雪满腔恨，
虎吼狼嚎夜深沉，
扶窗遥把井冈望，
似见篝火映天明。
望井冈，篝火红，
毛委员站立在山顶。
万杆梭标映彩霞，
冲出云雾太阳升。

〔天幕上出现巍巍的井冈山，响起了如潮的歌声。〕

工农上了井冈山，
革命有了立脚点，
地是根，枪是胆，

有地有枪胆包天。
心儿飞向井冈山，
面前站着毛委员，
浑身顿添无穷力，
一片阳光照胸前。

〔栾教练跑步上。

栾教练 报告团长，挨门逐户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嫌疑分子。

秃头太岁 双瞳兄，这是怎么闹的？

迟双瞳 （惴惴地）团座明鉴，我确实看见堤上有几对脚印自河边而来，估计有可疑分子藏在屋内。

雁妹子 哼，有人，为什么你不进屋来抓，却要放虎归山呢？

秃头太岁 放走一人，责任非轻。我先办你个玩忽职守的罪！

迟双瞳 不不不，团座明鉴，我仅单身一人，唯恐寡不敌众，打草惊蛇，贻误军机……

雁妹子 哎，你们不是把牛吼河两岸都封锁了，桥拆了，船烧了，难道这共产党打天上飞来的吗？

秃头太岁 （摸着下巴，将信将疑）唔唔……

迟双瞳 我刚才明明看见……

秃头太岁 明明见你娘的鬼！

（唱）说什么共产党派来联络员，

闹得老子心发悬，

调来队伍扑个空，

存心把我当猴儿玩。

无风也掀三尺浪，

天天跟你来打转，

今儿大年三十还不安，

把咱打牌的兴头都冲散。

我问你，得了共产党啥好处？
却为何，长他们威风丧我们的胆！

你说，你讲！

迟双瞳 这、这个……

栾教练 （牢骚满腹）大年三十的，闹了半天，还是个狗咬尿泡空欢喜，鬼也没有抓住半个。

尤二瓜 （怨气冲天）妈的，简直拿咱们弟兄开玩笑！唉，冻死我了，大年三十也不得睡个安稳觉！

栾教练 （借题发挥）他妈的，你叫什么苦，我们团长的牌瘾还没有过足呢，也来回奔波！

秃头太岁 （听到了，颇带酒意地）栾教练，我输你多少来着？

栾教练 陪团长玩玩而已，嘿嘿，小意思。

秃头太岁 多少？

栾教练 （捏着三根指头）嘿嘿，提不起，小意思……

秃头太岁 什么，已经这个数了？跑不了你，咱们回去接着干！

栾教练 （为难）团长……

秃头太岁 怎么，赢了就不来了？别充蒜，走走走，到天亮还早着呢！

栾教练 团长，这……

秃头太岁 （火了）别这个那个的，这是命令！

栾教练 （立正）是，这是命令！

秃头太岁 栾教练，传令下去，把部队统统撤了，跑步回城！

栾教练 是！（奔下）

〔一时，口令声、哨子声四起。〕

迟双瞳 （急）团座，不能撤兵啊，放掉一个，后患无穷哪！

秃头太岁 （一肚子的窝囊火）依你说咋办？难道要我坐在这

雪地里守岁吗？……好吧！

（唱）你要留守，由你把住这河口

抓不住共党，就要你的头。

我的队伍跟我走，

统统撤回大炮楼。

我要换换手气推牌九，

迟双瞳 团座，千万……

秃头太岁 （接唱）嚙里嚙苏再开口，

我先毙了你这条癞皮狗！

〔栾教练跑步上。

栾教练 报告团长，集合完毕！

迟双瞳 团座，您千万不能走啊！

秃头太岁 （飞起一脚）滚远点！栾教练，带领部队马上出发！

〔远方传来一阵雁鸣。

迟双瞳 （爬行到秃头太岁面前）团座，您听！您听！

秃头太岁 啥玩艺儿？别他妈的草木皆兵，吓唬老子！

尤二瓜 唏，大雁吆，有什么稀奇！

栾教练 哼哼，又在活见鬼了！

秃头太岁 走！

迟双瞳 （象狗一样爬了几步，猛扑上去，抱住秃头太岁的大腿）团座！您想，在这深更半夜之时，冰天雪地之中，怎么会飞起雁群来呢？团座，这，这奇怪啊！

秃头太岁 （摸着下巴）嗯，这、这……

迟双瞳 （突然）团座，这共产党我找到了！

秃头太岁 （蹦了起来）在、在哪里？

迟双瞳 大——雁——滩！

秃头太岁 是啊，只有大雁滩才有这么多过冬的大雁！